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
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
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
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
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
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

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
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
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
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
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
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辜而
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
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
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

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
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
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
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
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
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
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

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

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

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
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
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
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
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
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
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
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
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

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旣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

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
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
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
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
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
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
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
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
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

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
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
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
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
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
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
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
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

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旣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欸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

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旣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

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人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人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

俗天下之學旣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
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
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
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旣措
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
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
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
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
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於

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旣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靑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旣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

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